

前言

看完話劇後，你會因為話劇出色的製作而印象深刻；聽完音樂會後，你會因為演員突出的表現而記憶猶新。然後，你和那些跟你一同欣賞話劇或音樂的人彼此談論。你留意到她在第二幕那個時刻的表演嗎？你留意到他怎樣重複末節的末句嗎？你聽到他在那句提高聲線嗎？在最後一幕，她盡情放聲，真的嘹亮澎湃，對嗎？你不是演員，不是歌唱家，也不是樂器演奏家，你的朋友和家人也不是。你可能在理想的世界中，極其量知道你希望自己能夠做到類似的事情。但你所擁有的是不同程度的表達能力，你大概掌握到「這是怎樣做到的」，也要迫切探索其中的奧秘，還想了解更多。你想了解更多為何這些時刻能夠影響你、改變你，也使你能夠在這世界生活時開拓更多新的可能。

我撰寫聖潔和聖潔生命的唯一藉口，正正與這些事情有關。聖潔的生活方式指出，在某些人的生命中，有些事情「行得通」，生命的整全在他們身上透顯出來。他們的生命好像出色的音樂表演，也彷彿是關於上帝奇工的話劇。這個方式有助我們留意和思考這個和那個細節、這個和那個轉變，你甚至發覺你有多了解這個方式。再者，你談論那齣話劇或那個音樂會時，最重要的始終是那個劇本和音樂本身，而不是表演者。你離開時，會從整部作品中獲得莫大的喜樂，使你對下一場表演產生興趣（可能是極不

相同的表演)。因此，聖潔生命也同樣激勵你參與其中，就是這個世界所揭示的神聖奇工，使你在另一個優秀的表演中，更能指出其中的特徵。再者，你不單止在戲院外談論而已，而是下定決心，盼望聖潔生命的故事和圖畫所引申的實況，會指引你沉浸於更深的境界中，並帶來不一樣的你。

優秀的表演向我們展示整部作品是一個整體，會帶來喜樂，也會對我們發出挑戰。聖潔生命向我們展示上帝作為之美妙及其範圍。我們撰寫和談論聖潔生命，得以展示這個實況：上帝活現在人的語言和人的身體中。那些撰寫和談論聖潔生命的人，往往跟整全的生命確實有很大的距離，而筆者也是如此，但他們相信這個道理很值得他們嘗試指出：信仰所帶來的可能性可變成事實，而那些工作的確是可以辦妥的。我們邀請別人為這些事心存敬畏與喜樂。

本書載有多篇文章，在風格和主題上包羅萬有，包括總體上的反思，探討如何以禱告的心，並以更強的意識，透過我們的身體活於上帝的臨在中。我們也會探討當我們嘗試「了解自己」時，有哪些東西需要考慮，有哪些東西不需要考慮。我們也會仔細討論某些神聖人物，探究他們的教導和典範，其中包括本篤 (Benedict) 在六世紀向他的團體所作的勸告；諾域治的茱莉安 (Julian of Norwich) 欣然地重新演繹一套神學假設，這套假設更徹底強調，上帝透過耶穌所作的啟示是何等嶄新；大德蘭 (Teresa of Avila) 探索聖經對她和她的修女的生命有何意義，也研究感恩祭

怎樣將上帝演繹出來，而這位上帝的作為和本性是她們嘗試在日常生活中傳遞出來的。這些文章都指出，我們如何尋求在一個團體中，以誠實和貫徹始終的態度來生活。這個團體的目的是要活出「聖禮的意義」，彰顯上帝藉着耶穌賜予人類的恩寵其中所蘊含的果效。這些文章也指出，我們怎樣嘗試以誠實和貫徹始終的態度作**聆聽者**，使我們在靈裏安靜，學習到怎樣調校自己，明瞭上帝想我們從聖經的話語中所聽到的東西。這些文章橫跨過去數十年，它們都嘗試指出那些使福音變得可信的地方，也就是在那些遇到困擾，並獲得上帝醫治的生命中，耶穌基督的光得以照耀其中。本書的作者和讀者很可能覺得自己跟那羣從劇院一同步出的人一樣：我渴望帶着這份整全生活，我也能看見這樣的整體使我盼望明白更多。我只盼望透過指出這些思想、這些聖人的生命和道理，幫助人的心靈得以開啟，體會那份喜樂的深度。這份喜樂叫我們作出判斷，也帶來轉化。這份喜樂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、那齣關於上帝奇工的話劇和那些音樂。

羅雲·威廉斯

劍橋，2017年，大齋期

4 / 上帝的工場

本篤以一貫平凡的筆觸，形容修會團體是工場，而我們在工場裏會採用一些特別的工具。他在《聖本篤會規》第四章，¹以簡約直率的方式，臚列這些工具。這些工具都是基督借給我們的，我們要在末日歸還給祂。在末日那天，我們也會領取工資。這個意象使我們在腦海中浮現一幀黑白的風景照，有灰色的天空，有石牆。這些工具經過長期使用後，因磨損而變得平滑；也在長年累月中，以精良的技術修補。每天早上，這些工具從工具架上被取下來，直到最後耗損無用，壽命終結，便一直掛在工具架上。聖潔生命是指我們學習以實事求是和不自覺的方式處理事情：「處理」控制舌頭的工夫、培養不指責別人的習慣、早上起牀、不說閒言閒語。修道的人生是指修道人實踐這些習慣，得心應手。西蒙娜·薇依 (Simone Weil) 曾在某處撰文，解釋這些工具如何成為熟練的工人雙手的延伸，而不是陌生的東西。本篤的比喻提醒我們這樣思想聖潔：聖潔成為我們身體和言語的「延伸」，以致我們不為意它的存在。

亨利·梅爾——哈亭 (Henry Mayr-Harting) 教授在近年的一篇文章中，討論本篤會的聖潔觀念，他形容這套觀念「絕不張揚，深深植根於修會傳統，並沒有專門的系統。」² 在廣義上，那就是我想建構的圖畫。我參考我在較早前所提出的意象，即有關工

場及其工具的意象，這個意象極富感染力。儘管我完全理解專門這個論點，但我仍然想思考專門還可體現甚麼類型的智慧，而這些智慧是可以傳達出來的。然而在這個階段，也許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強調「深深植根於修會傳統」這個論點，《會規》所設想的聖潔與共同生活完全不能分割。我們與別人有密切的關係，且是同樣的人，並在這個關係中，我們利用那些工具工作。正如本篤在第四章最後所說的，工場本身反映團體的穩健度，這是不爭的事實。或許套用我們較早前的用語，別人與我們有密切的關係，這是無可避免的，而這個密切關係成為我們的延伸。而其中一件我們必須漸趨不覺察的事，就是在某個環境中，總有別人在那裏。

套用稍為不同的方式表達這個意思。我們一旦承諾過穩定的生活，我們可以想像這是最極端的方式，承認別人是**他者**，正如婚姻生活般。假如另一個人歸根究柢因不情願或因某個條件而留在那裏，又假如在我們與某些人的關係中，在時間上有限期這個層面，那麼，在我們可以掌握到的範圍內，我們會為別人所具有的他者性而設限。若超出某個情況，我們會保留我們的權利，提出無論怎樣，我們的主張都必須獲得接納。穩定的狀態、婚姻的忠誠或與任何人及團體建立認真的誓約關係，都使我們放棄長期終止關係的可能性，正因如此，我們感到這些關係非常危險。

既然如此，在我們開始思想本篤會的聖潔觀念時，我要指出一個原則，這個原則很值得應用在其他處境、其他關係中，尤其

是教會本身。我們是否經常習慣接納別人是他者，而他們也同樣委身於教會，並從這個處境中，思想教會的聖潔？我們若想像聖潔是指我們不自覺地適應別人，我們會有何感受？我們是否感受到別人的同在，就好像手中那磨損而變得平滑、灰暗的工具？有些人的婚姻已穩定下來，平淡過活；老牧師舉行聖餐時，駕輕就熟；音樂家用他熟識的樂器，彈奏熟練的樂章。這些經驗都屬於同一個家族，屬於本篤所指的聖潔範疇，即梅爾—哈亭所說的絕不張揚，因為沒有任何東西需要證明。

「善工的工具」所列舉的，包括恕道 (Golden Rule)、十誡中的數項、給予肉體上的幫助 (給赤身露體者穿衣、探望病人、埋葬死者等)，但大部分的規則所指的德行，對維持恆居 (stability) 都是不可或缺的，而隱修士的聖潔就在這個處境中建立起來。本篤似乎在問：「要培養人能夠共同恆居，需要甚麼條件？」他並非一開始便**推舉**恆居，而是安排環境，使我的同伴既在長時間、按照同樣的方式生活，卻不會滋長惱恨、譏諷，也不會怯於對彼此互相開放。如果你必須一輩子與同一羣人生活在一起，便很容易產生硬殼，這個硬殼由慣常的應對方式而組成。這些應對方式屬於表面的層次，是一套標準的回應，使你不至於在人前顯露弱點。我們較早前提及習慣接納別人是他者，這個硬殼正好與之相反，雖然這個做法有時也有仿效這個硬殼的危險。本篤的規則略有人為的井然有序，從中我們可以看見本篤在三大規則下，鼓吹某些實踐方式，以培養在工場的恆居生活。隱修士必須有**透明度**；隱

修士必須是**締造和平者**；隱修士必須有**責任感**。現在，就讓我們逐一檢視。

透明度：凡屬團體的人，好像本篤那樣，都需要「去除你心中所有的欺騙」（「工具」表列中的 4.24）。而且，有趣的是，「向別人問安時，總不可流於空洞」，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不要給予「虛假的平安」（4.25）。別人犯錯時，不論處境如何，都要指出他們該受責備的地方（4.42-3—沙漠教父恆常強調這個原則）。每天都應在意死亡的降臨（4.47）。盡快處理邪惡的思想，並以基督的磐石擊潰這些思想，也要告知屬靈長上（4.50-1—這也是在沙漠中耳熟能詳訓誡）。上述及其他訓誡均提出，誠實是生命中的基本要求。首先，要對自己誠實：必須知道如何指出空想所構成的鎖鏈（這完全是沙漠教父所指的「思慮」，*logismoi*），也要理解思慮如何深深扎根於軟弱虛假的意念上，並要使你的心靈不能接待那些與你本人不符的思想。要向一位經驗豐富的長老揭露你的空想，這是不可或缺的一步，從而學習診斷的技巧。本篤以潘迪克斯（Evagrius）和迦賢（Cassian）所作的分析為背景，準確指出如果生命沒有平凡而不同的處境和伙伴，而只有沉悶，生命會出現怎樣的影響：糾纏的思想、自我封閉，也不能從無意義的事物中找出意義。你為了逃避別人與你根本上的不同之處，便會退到私人的世界中。在那裏，你個人的喜好掌管一切。因此，本篤強調你要使別人知道你的思想，因為這是簡單的方法，使心靈的門繼續敞

開，也使我們的意識變得具體，確認上帝在每個處境中，看我們看得一清二楚 (4.49)。

當你按照上述的要求，讓值得信任的弟兄姊妹藉着聆聽來服事你，從而開放自己，接受監察，你便踏出第一步，發覺你的弟兄姊妹不是虛幻的，也不會帶來安慰。我懷疑本篤鼓勵我們抗衡「虛假的和平」，是基於這個處境：我們可以退到私人空間的其中一個方法，就是拒絕承認真實的衝突，也就是尋求解決方法，使我們不用處理差異的根源，但仍可獲得安全感。假如我們要有透明度，我們就必須首先對抗那些使我們不自在的事實，而那事實就是我們並不會立時、自然而然地跟所有人和平共處。

這當然可以理解為推崇以下這種態度：除非（對我來說的）公義已完全實現，否則我會拒絕復和。但我不認為這是本篤所考慮的。本篤鼓勵我們所作的，是要依從兩個有關憤怒和怨恨的訓誡 (4.22, 23)。他提出這些訓誡時，也同時告誡我們，要防備「虛假的和平」，他的意思是我們要慎防輕易獲得的復和，不是因為我們懷疑別人是否已作充分的補償工作，而是因為我們是否已完全承認和處理自己的怨恨。我之所以猶豫不決，是由於我對和平有多誠實，而不是因為我對別人有多接納。

我認識一些談及有關基督徒團體的書籍，這些都是很有深度的書籍，其中一本是已故唐納德·尼高 (Donald Nicholl) 所寫の日

記，非常引人入勝。他寫的時候，正出任坦圖 (Tantur) 普世教會研究中心的院長，這個地方位於耶路撒冷和伯利恆中間。³ 在他的日記中，他記錄他與一位西班牙訪問學人所作的對話。那位訪問學人觀察到，大部分成員來到這個團體時，「都帶着沉重的事情，這些事情都是因為過去的經歷，使他們無法寬恕和充滿怨恨，而且這些事情一直住在他們心裏……那些最常談論建設社區的人，正正阻礙這個進程，因為他們最不為意那些無法寬恕的事情，而他們一直背起這些事情，好像那繫於他們腰間的鉛球。」⁴ 這就是「虛假的和平」的意思嗎？透過談論建設社區為藉口，表達內心何等沉重的憤怒和哀傷。這並非與尼高的比較無關。他比較加泰羅尼亞的本篤會士，以及那些短暫逗留的學者所持有的態度。前者依從團體的核心精神來生活，後者總是帶着一個計畫前來，這個計畫關乎其他處境和其他社羣。對那些沒有恆居的人來說，他們所關注的議題總是大相逕庭的。

隱修士要成為締造和平者，這是值得表揚的使命，而以上的討論為這個使命開啟新的領域。《會規》的告誡非常清楚：不應報復 (4.29-32)；不要惡意中傷人 (4.40)；不應有仇恨、嫉妒、分黨分派的野心 (4.65-8)。在那工具表列中，那些最重要的項目均指出，締造和平是優先要做的事，而且，所採用的言詞確實非常淺白：

72. 出於對基督的愛，為你的仇敵禱告。

73. 如果你與別人發生爭執，要在日落前與他和好。

74. 最後，永不要對上帝的憐憫失去盼望。

恆居所要求的，就是每天都要作修補這個操練。在某些氛圍下，人經常要爭取他的位置，不斷在影響力和等級制度這些事情上苦苦掙扎，恆居跟這正好相反。正如梅爾—哈亭教授所提出的論點，在團體中的位置視乎入職資歷（第六十三章），這個概念對我們今天來說，看似平平無奇，但在古典時代的晚期，這是理解等級制度最不尋常的方式。這看來明顯不過的，因為《會規》對我們文化中的制度，有長足的影響。然而，我們需要留意的是，在有關於構輩分原則的同一章，他堅持團體中某些個別的责任，並不視乎年齡，而是院長所作的辨識，以致年齡大小不應成為堅持某些權利與等級的基礎。這種平衡很脆弱，但其目的明顯是要維持一種風氣，使隱修士較難為了地位和影響力而發生公開的衝突。此外，有傳聞指修會團體並非對權力鬥爭有完全的免疫能力，但重點是《會規》所給予的架構經常挑戰任何這樣的假設：在日常生活中，衝突擁有「預設的位置」。

從另一角度來說，《會規》所列出的項目都成為團體的「貨幣」。所有團體都需要有交換的媒介，需要一套語言，使成員確定他們都在參與同一項事業。這包括共同的故事和實際行動、那些你預期身邊的人會明白而毋須解釋的事情、做事和說話的方式和模式。唐納德·尼高還舉出一個切中要害的故事，這次，他聆聽一位到訪的英籍神父，分享他在大學事奉的經驗。艾登（Aidan）神父很自然便對那大學的「貨幣」甚感興趣，他花時間嘗試找出眾人所說的事情，以及怎樣說出來。艾登說：「最後，有一